

奥田英朗

锅男

精神科的
故事



精神科的故事

锅男

(日) 奥田英朗 著
王维幸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科的故事: 锅男 / (日) 奥田英朗著; 王维幸
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7.10
ISBN 978-7-5442-5735-0

I. ①精… II. ①奥…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713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078

CHO CHO SENKYO by OKUDA Hideo

©OKUDA Hideo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in 2006.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Think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OKUDA
Hide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精神科的故事: 锅男

〔日〕奥田英朗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贺 静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735-0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锅男

1

57

超人

105

偶像

153

选举

锅男



公司的奔驰车刚刚在自家公寓的入口处停下，灯光就突然亮了起来，田边满雄只觉得眼前一片雪白。还没等秘书从副驾驶座上下来，一大群记者就将车子团团围住。在车门打开的一瞬间，闪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尽管早已司空见惯，可眼前这情形还是让他有点头晕。

“让开，让开。”一个留着平头的强壮男人用强硬的口气喊道。最近，田边满雄每次出门总要带上这位练过柔道的年轻秘书，同时让他兼任保镖。会长秘书室室长木下从后排座位下车，赶紧跑过来开道。“你们是怎么回事？不是说过不让你们进来的吗？”木下红着脸抗议。

“这群疯子。”田边满雄一面关注着事态发展一面咂舌，嘴里喃喃自语。或许是仗着媒体这块挡箭牌吧，这群记者根本不知道避让。田边满雄拄着手杖从奔驰车里出来，叼着雪茄，一声怒喝：

“喂，都闪开！”

“老板，请您就球队的合并问题谈一谈您的想法。”

“老板，下一届委员会什么时候召集？”

几支麦克风顿时塞到了眼前。这群记者犹如一群抢食的鲤鱼，呼啦一下围了过来。现场简直像上班高峰期一样混乱。

“大家不要挤。我早就说过，我在自家门前是一个字都不会透露的。”

满雄用胳膊肘推开这些无礼的人，径直往前走。

围堵从酒店回来的醉醺醺的满雄，已经成了记者们每天的功课。他们都期待着醉酒的满雄一不小心说漏嘴。

“新山选手会会长要求老板给个痛快话。”

某电视台的麦克风甚至塞到了他的鼻子上，把雪茄烟都碰掉了。满雄顿时怒火万丈。

“您打算跟球员会谈判吗？”

“胡说！不就是个球员嘛！”满雄不由得开始说粗话。

就在这时，木下的表情忽然进入了满雄的视野，他似乎正为老板的粗鲁言辞叫苦不迭。

“当然，球员中也有些人是很出色的。”满雄也觉得刚才那句话不妥，立刻又加上一句，“甚至有些优秀的球员为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刚说了没几句，满雄就闭上了嘴巴，因为他还是觉得不妥。

自己的发言肯定会被断章取义，这是黄色新闻^①惯用的伎俩。

“闪开闪开。”他继续往前走。记者们不断后退，然后在入口前的台阶上一个压一个地全倒了下去。一群卑劣的家伙！满雄让秘书在前头开道，艰难地走进门厅。

“喂，我说过多少遍了，不让他们进到里面。”满雄训斥着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前台人员。

“抱歉。我们一直都在提醒他们，可他们不知不觉就溜了进来。”

前台这位衣饰得体的年轻男人诚惶诚恐，像叩头虫一样连连点着头。

满雄乘电梯回到顶层豪华套间。今年七十八岁的满雄，三年前还住在成城的一处独院里，由于妻子先他而去，他便搬到了市中心这处便利的高级公寓。虽然可以节约时间，可他越发变成了记者眼中的香饽饽。自从搬过来，他还从未清静地进过家门一次，每一回都被记者搅得鸡犬不宁。

他把脱下来的外套交给木下，然后解下领带，躺在沙发上，让年轻的秘书揉肩膀。

“您洗澡吗？”家里的保姆问。“早晨再洗。”满雄喝了口茶，回答了一句。他打开电视，新闻节目中正在播报关于职业棒球界重组的问题。反正自己刚才的发言明天就会上新闻。肯定又会被

^①用极度夸张或捏造情节的手法渲染新闻事件。

断章取义，只播放极端的部分。

他已经习惯了做一个恶人。在周刊杂志的调查报道中，他在“最让人讨厌的日本人”评选中位列第一。前几天，他的私有财产甚至还被媒体添油加醋地曝光了一番。一个个标题都很醒目，但没有哪个是正面的。现在，连小学生都用媒体给他取的绰号——“锅男”^①来喊他。

满雄是发行量号称第一的《日本新闻》的会长，同时又是职业棒球中央联盟人气火爆的球队“东京巨能”的老板。最近几个星期，作为球队的老板，满雄受到了各大媒体的猛烈批评。他提议将几支经营不善的太平洋联盟的球队合并，推行统一联盟制，结果遭到了舆论的强烈反对。

当然，“舆论”是被媒体操纵的。各家敌对媒体纷纷煽动舆论，把满雄塑造成了万恶的根源。

这样的做法让他很生气，他无法对这种恶意的报道熟视无睹，义愤填膺地坚持自己的做法是正当的。然后媒体再次集体找碴儿。双方就这样不停地打着口水仗。

真是一群无聊的疯子——满雄每天都在念叨这句口头禅。本该为社会服务的公共媒体，竟为了迎合大众，连脸皮都不要了。

满雄关了电视，又点上一根雪茄，吞云吐雾。从窗户里可以

①日语中，田边满雄的“边”字与“锅”的发音相同。

望见皇居黑黢黢的森林，森林的对面则是五彩缤纷、高楼林立的城市夜景。

每当遥望着这些景色，满雄便感慨万千：自己曾经只是一介报社政治部记者，没想到居然在强敌如云的竞争中打败了所有对手，脱颖而出爬到这个高位。

“会长，您该休息了。”木下机敏地说。因为满雄曾吩咐过，让木下一直在客厅里待命，直到自己入睡。

“嗯，知道了。”满雄把雪茄递给秘书，直起腰来。他自己也想在醒酒之前入睡。因为终日笼罩在不安中，他已经三年多没尝到不用喝酒就能安然入睡的滋味了。

他走进卧室，换上睡衣钻进被窝。他讨厌昏暗的房间，所以睡觉时一直开着台灯。

他调整了一下枕头的形状，进入睡眠模式。闭上眼睛，头晕乎乎的，意识也时断时续。还行，看来今晚能顺利入眠了。可刚想到这儿，耳边忽然传来“叮”的一声。声音很小，除非在静寂的深夜才能听得到。

怎么回事？满雄睁开眼睛，眼前是漆黑的一片。

他瞬间陷入了恐慌，手脚僵硬，全身发抖，连被子都哆嗦起来。

“啊哇哇哇哇——”满雄乱喊乱叫，全身冒汗，从床上滚了下来。他拼命地爬，拼命地找着门，脑袋也不知撞到了什么东西。他用手揉揉。我这是在哪儿？难道是在阴间？心脏随之猛地一缩，大

脑也一片混乱。“喂——喂——”他大声叫喊。一阵响声过后，不一会儿，一束光线射入了他的瞳孔。

“会长，您怎么了？”木下察觉到异常后，走进了卧室。

幸好没有死——在从走廊射进的微弱灯光下，卧室里的景象映入了眼帘。床和桌子依然在原处。满雄浑身无力，瘫倒在地板上。

“会长，您没事吧？要不要叫救护车？”木下急忙跑过来，脸色苍白。

“不用。”满雄勉强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他擦着汗，气喘吁吁。“不用多管闲事。”

他无意间看了眼台灯。本该亮着的白炽灯竟然灭了。

“喂，赶紧检查一下那台灯的灯泡。”

他让木下扭下灯泡，发现灯丝断了。原来刚才是灯丝熔断的声音。

“混账，还不是因为你管理不善。你应该在灯丝烧断之前就提前换好。”

满雄的要求有点过分，但不发一通火，他是找不回面子的。木下铁青着脸点头致歉。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满雄轰走木下，打开卧室的电灯，心脏仍怦怦地跳个不停。

满雄长舒了一口气，趴到床上。今晚他想开着灯睡，虽然这样睡不着的可能性会很高。

满雄害怕黑暗，害怕隐藏在黑暗中的东西。而且，这症状还在一步步升级。

酒已经完全醒了。位居日本第一的大报社的社长居然还怕黑，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第二天，满雄把主治医生叫到会长室，想让他开些精神安定剂。昨夜的恐慌仍在大脑里挥之不去，一想起来就让他不痛快。虽然他不想把害怕黑暗的症状告诉别人，可只要能拿到药，心里就有底气了。

“田边先生，如果是失眠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位专家。”主治医生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主动提议，“连日出席酒宴，您最近一定是疲劳过度了。”大概是从木下那儿得到了消息吧，医生的话中甚至带着一丝说教的语气。

正因为这个，我才讨厌医生的，乖乖地给我开药不就得了，哪儿来这么多废话！

“我也不愿意老去酒店喝酒啊。”满雄反驳说。

酒会的招待对象不是政治家就是金融界人士。每次赴宴，都要跟处于国家中枢的高层人士交换意见。

“总之，无论是安定剂还是安眠药，都是专家开比较保险，而且配药的比例也很重要，所以我给您介绍一位熟识的专家吧。”

“我不需要好医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信的人。毕竟那群猎狗

天天都在盯着我，哈哈。”满雄略带自嘲地说道。

“呃，这个我知道。”主治医生凝望着头顶思考了良久，说：“……我记得，伊良部医生的医院好像就有个精神科。”

“啊，你说的是日本医师会的那个伊良部理事啊，以前倒是跟他打过几次招呼。”

说起这家伊良部综合医院，从战前起就是一家著名的医院了。

“我听人说起过，他的儿子是一名精神科医生。”

“一家人啊，那我就放心了。回头我会让秘书去联系，你提前替我打声招呼。”

“知道了。”

满雄让主治医生量了量血压就把他打发走了。低压一百二十，高压一百六十，典型的高血压。这也是气血老是冲头导致的结果。

满雄在会长室处理了一会儿公务。这时，室长木下走了进来，说已经跟伊良部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取得了联系。

“哦，那就让他下午出诊一下。”

“那个……对方说不出诊……”木下一脸愁容。

“连日本新闻的田边，他都不肯出诊？”

满雄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日本医师会曾欠他不小的人情。在优惠税制方面，自己也通过社论包庇过他们。

“是的。我是同他的儿子通的电话，怎么说呢，感觉这个人有点不通情理……”

“对方到底是怎么说的？你给我好好复述一遍。”满雄瞪着木下说道。

“那个……他说‘不行哦’。”

“‘不行哦’？”

“是的。好像是个很怪的人物，说是今天冷，不想出门……”

满雄的脸顿时开始发烫。这都是什么世道啊，所有的人都是废物。日本的将来完了！

“算了，再找别人。”满雄随便撂下一句，让木下退出去。“啊，等一下。”还没等木下出门，他又叫住了对方。

“那个，伊良部综合医院就在去巨能宿舍的路上对吧？我去看看，顺便视察一下正在施工的室内练习场。你给我调部车子。”

尽管不情愿，可满雄还是决定去一趟。虽然有点让人生气，但再找别人会更麻烦。即便是为了今晚的睡眠，他也无论如何都得弄点药。

满雄坐在公司的车里，眺望着东京的市容。崭新的高楼大厦一座接一座，令人目不暇接。难道政界和金融界都没有意识到这是经济泡沫？

看来有必要在报纸上敲一敲警钟。他觉得，就算是为了警醒大家，自己也不会轻易隐退。

伊良部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建在昏暗的地下。满雄的嗓子不禁

开始发痒。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偏偏建在自己最讨厌的黑咕隆咚的地方。由于没法让人陪同，他让秘书们全都在候诊室里等。

满雄敲敲门。“欢迎光临！”一个尖利的声音顿时从里面传来。是这儿吗？满雄不由得又看了看门牌。进去一看，只见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胖医生，正满面春风地跟他打招呼，医生白大褂上别着的名牌上写着“医学博士 伊良部一郎”。

“是田边先生吧？锅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呃呵呵。”说着，对方一脸猥琐地笑起来，露出了牙龈。满雄一下怒火万分：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喊我“锅男”？真是太无礼了。

“介绍信早就用传真发过来了，据说是睡不着觉？老年性抑郁症最早的表现就是失眠。”

“老年性”这个词更是火上浇油，满雄忍无可忍，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喂，什么老年性抑郁症，你胡说些什么？太失礼了。你只要乖乖地给我开点能睡觉的药就行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啊哈哈，果然很威风啊，跟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伊良部高兴地拍着手，指着满雄，“你肯定是肝火太盛。先给你打一针再说——喂，真由美！”

随着伊良部的喊声，里面的帘子拉开了，只见一位穿着超短白大褂的年轻护士出现在眼前，她手里像握手枪一样拿着一个超大号的注射器，嘴角还挂着冷笑。满雄不禁皱起眉头。

“喂，怎么回事？你们要干什么？”

“别害怕，坐好，坐好了。”

两个人一齐上阵，把满雄的外套扒下来，又把他的胳膊绑在了注射台上。

“喂，等一下。总得解释一下吧。”

“只是普通的葡萄糖注射。”

“为什么要注射葡萄糖？”

“你忍一忍，马上就好。”伊良部像摆弄玩具一样，惬意地给他涂着消毒液。

抵抗也没有用，胳膊早就被绑了起来。这不是在做梦吧？满雄已经有十多年没被人命令过，更不用说被剥夺自由了。

针头扎进了皮肤。“疼疼疼疼疼！”满雄不禁惨叫起来。恍惚间，他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时间倒流，一下子回到了上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时代。当时自己曾被驻日盟军喷过 DDT，现在又体会到了当时那种感觉。

满雄无意间朝护士的乳沟看去。甜润的体香顿时扑鼻而来，护士的眼神跟他的碰到了一起，只见护士冷笑着，用手指戳着他的脑门。

这露骨的挑逗让满雄连声音都发不出来，银座喝醉酒的女招待都没有这么开放。

打完针后，对方端上了咖啡。伊良部靠在沙发上，把咖啡端

到嘴边。自己的座位却是一把凳子，满雄不由得怒上心头。我可是“日本新闻”的会长、“东京巨能”的老板，这个家伙居然不把我当VIP客户对待？

“那个，你失眠那事，是每晚都这样吗？”伊良部问。

“不，有时会失眠有时不会，得看具体时间和情况。”满雄失望地回答。

“比如巨能队输球的时候？”

“喂，开什么玩笑！我才没那么小心眼呢。”

“那是什么时候？”伊良部问。满雄咳嗽了一声，开口说道：

“我说，你能不能先注意一下说话的语气？我好歹也算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吧。”

“哟，挺能装的。”对方根本不为所动，还随意地拍了拍满雄的肩膀。

“无礼之徒，你要是落在我手里，我绝对会弄死你。”满雄甩开对方的手。他是真的生气了。

“田边先生，你的脸好红啊，血压又升高了哦。”

“‘哦’个屁，还不是让你气的……”满雄气得嘴唇直打哆嗦。

“脾气好大哦。要想睡眠好，首先得心平气和才行。”

满雄的嗓子又痒痒起来。敢教训我？臭小子，算你有种！

“上了年纪的人有一种情况，因为怕死，连睡个觉都怕得要命。”

满雄心里咯噔一下，表情不由得紧张起来。